

現代評論壇

441 第十八期

卷二第



江浙
軍民團
練四

(國立中央圖書館)

追悼本社經理王洪陶先生啟事

本社經理王洪陶先生于本年二月二十八日病逝大同私邸，茲擬于本刊第二卷第十九期（六月十六日出版），特刊專頁，聊誌哀思。如蒙各地友好，惠賜諒詞或其他追悼文字者，祈于六月一日以前，逕寄本社，當代刊佈，並表謝忱。此啟。

現實生活半月刊

第一卷第八期已出版

零售每期四分

定閱全年八角

地址：南京獅子橋梅溪山莊內鐘山樓

西北論衡月刊

匯集西北材料

討論西北問題

是西北現實的影片

第五卷五期已出版

社址：北平後門三眼井四十二號

本社常年
法律顧問
劉廷俊
劉慶銓
事務所

北平
和平門外小安瀾營八號
電話南局二百十七號

天津
東馬路宣家胡同內三號
電話二局三九六八號

正聲

凡照相
版類無不
俱備並承
辦同學錄
等印刷如蒙
顧無任歡迎

石印 膠印 綵印 皮印
電版 銅版 鋅版 鉛版
無網 網版 綉版 綉版
風扇 鋼版 鋼版 鋼版
鋼版 鋼版 鋼版 鋼版
鋼版 鋼版 鋼版 鋼版

廠雪

北平 地址
石武門
內大馬路
西前口
前百口
戶百口
式拾
七號
電話
西局
一八
九號



現代評壇

第一卷 第十八期
民國廿六年六月一日出版

目錄

封面：浙江國民軍訓練

簡評

對於國大選舉的兩點意見
汕頭青島兩案件
當局與謠言
中國與外交

戰乎？和乎？

現行中央稅制利弊得失之研究（續）

都市勞動問題中「苦力幫」芻論

日本強力政治之現勢

日本膨脹論

談談「文化」

評「文學雜誌」創刊號

文藝

難怪

一具瘦小的死屍（續）

二 華北的消息二

補白：列強空軍勢力比較

社公

津飛

崇真

公玉

晨鐘

朱子仞

吳澤

紫駿譯

徐日洪譯

郝公玉

聞斯行

野曲

庭棕

評 簡

對於國大選舉的兩點意見

關於國大選舉的問題，因為距離大會的日期

已近，所以中央當局，對此事迭有會議。同時，關於中央當局對國大選舉的態度，汪主席在五月廿四日的紀念週上，也說得很明白很具體了，我們對於此問題，略表一二意見，供獻中央和國民。

第一，政權開放 關於這一個問題，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規定的很清楚，他說是政權開放，須在訓政結束而憲政開始以後。爲什麼要這樣做？這完全是根據于國民政治訓練之程度。現在，從表面上說，是到了訓政結束而憲政開始的時期了，而實際上，國民的政治訓練的程度，離理想還太遠，不足以接受完全的憲政，如果在這一時期而開放政權，必然會是非橫生，陷于民十三以前的狀態。因此，我們認爲對於此問題之原則，可以贊成，而對於實施的程序，其望中央當局加以慎重的考慮！

第二，代表須矢忠于三民主義 這個問題，亦將成爲一般注意的中心問題。但是，我們知道三民主義並不是任一階級的主義，而是包括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端。換言之三民主義僅是一個建國的原則，政治的理想，他的性質是廣泛的。這一個問題的規定，我想凡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人們，都會贊同。因爲我們沒有不贊成民族解放，民權

伸張·民生咸遂的原則的。（社公）

汕頭青島兩案件

在這半月之中，連接發生汕頭和山東的兩個案件。前者是由于汕頭市某國人，不依警規報領遷入証，反而毆傷警員，日艦開抵汕頭。後者由于山東膠澳鹽區稅警之調防，而某國領事竟因此而向青市府提出抗議。這真是一些遺憾的事件。

原來這兩個案件，在我國方面，完全是一種合理的行動，而且毋須勞駕外人干涉的行動。但是，事情竟有出乎人意的，不只是我們吃了虧而無法訴冤，反而是人家得了便宜還要逞強呢！於是拒收我國抗議，毆傷稅警，開入軍艦一切的威脅，又接踵而至了！

我們知道，我國的被侵略是整個的，決不是局部的，所以東省被佔，還有冀察，冀察被侵，還有察北，從而華中華南，任一地方都不能倖免侵略之禍，這是我國民極應該注意的一點。其次，她的軍部總想得在所謂中日國交調整的時期中，多造出些破壞的案件，而趁機激動彼國人民之敵對的心理，於是，在任一時期，都可以給予我們巨大的威脅。所以我們希望我國上下，不要認爲此時的國難程度是在減少了，相反的，我們的國難，正是處於一天天的艱苦之中呢，同胞們醒着！（聿飛）

當局與謠言

近半月來天津某報又登載出許多一點也不根據事實的離奇消息，說華北政局要怎樣的變動了，當局要怎樣的更動了，挑撥離間的意思充分表現出來！某報自去年被人收買後，在外人勢力庇護之下，變成一個華北的造謠言論機關！他們的態度是惟恐中國統一，時常製造離間的挑撥的消息，對於中國的首領尤其不懷好意！

事實是事實，謠言是謠言，造謠生事的言論，識者一看就可看出。這樣的言論適足自暴其醜，不能使人相信。中國現在深入統一，中央以寬大為懷，在現狀之下，華北政局絕不至輕易有所變動。某報所載離奇消息，中央負責當局已經宣布否認。其實這類別有用意的挑撥消息，大家已經看慣了，當局絕不至有動于衷！

中國當局現在應當是外人愈挑撥離間，自己內部愈要親密團結，一點不蒙受外人的「反間計」，一點不上他人的當。他們希望的是中國四分五裂，越倒覆越好，以便他們奪取中國的權利。可是中國的當局現在不像從前了，已深知外人施用伎倆的野心了，已深知對外愈遷就示弱愈要失敗了。但是無論如何，中國境內有人隨便發表挑撥是非的謠言，是不可寬忍的事，當局應當積極取締！

(崇真)

中國與外交

立國于現世，須盡量利用外交，孤立的國家在國際間是很危險的。中國現在雖然還是一個弱國，地位還不能與世界第一等國家並列，但我們究竟是一個大國家，各方面有偉大的蘊藏，近幾年來我國各方面的建設加速進步，已引起世界各國的很大注意。我們現在不要自己輕看自己，要有堅決的信心，中國只要向前努力不懈氣，有相當機會與他們聯絡親善，有些國家一定是樂與中國携手的。

中國今後要特別注意外交，要積極尋找機會與對我表同情的國家聯絡。我們是一個主張和平的國家，外交的努力只是要促進中國在國際間的自由平等，並不含有半點侵略他人的意思。我們相信中國近年來宣佈的許多國策，是能得到世界上大部分人的同情的。現在我國一方面內部當然要積極向前振作，一方面對世界上主張維持和平的國家要盡量携手團結！

今次我國派特使赴英參加英王加冕典禮，對英略表親善，引起東鄰的很大醋意，他們的報紙上大事宣傳，說孔祥熙氏赴英是負有什麼什麼的特別使命。近來他們進行的英日談判，有的說對中國有不利妥協，實則是不可靠的，英國現在絕不至與中國為難。我們現在要抱定自己的主張向前幹，旁人越忌妒，越阻撓，我們越要往前幹！

(公玉)

戰乎？和平乎？

晨·鐘·

在這幾年中，中日間的前途必須從戰爭或和平兩條路選擇一條，但究竟是戰爭之神吞沒了和平之神呢？還是和平之神吞沒了戰爭之神呢？這個問題，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戰爭的危機是隨時隨地底都在潛伏着，歐洲的德國和東亞的日本都是戰神的先鋒，都是構造戰爭的大本營，我想在歐洲戰的陰霾未展開以前，東亞的和平，尤其是中日間的和平恐怕是絕少希望的。

我們知道，自從「九一八」以後，日本那桿鎗，就像趙子龍到了長坂坡似的，東撞西蕩，如入無人之地，先東三省，後熱河，再繼而察北冀東，其餘的桎梏如上海協訂，塘沽協訂，梅津協訂，察東協訂等凡是足以致中國民族死命的藥劑不一而足的全開到方子上去，但是她檢去了這麼大的便宜，就算完了嗎？要是按中國人知足長樂的人生觀看來，她也應該休息休息了，那知道她的慾焰越來越高，重要的表現如：退出國聯，撕破海約，退出倫敦海縮會議，甘冒破壞世界和平的大不韙，以謀執東亞的牛耳。可是天道好還，當她正在興高采烈渡着「狂歡之夜」

的時候，南京交涉的結果，綏遠傀儡的扮演，在在都給他一種出乎意料的打擊，這種打擊促成了她新的姿態的出現，即近來所謂中日關係「好轉」形態下所誕生的「中日經濟提携」，在她那樣盛怒之下，發現這樣一絲柔媚的微笑，來和我們握手言歡，並且送了這麼大的一份禮物，真叫人感激零啼，却之不恭，受之有愧。這份禮物的內容，據說是這樣的。

1. 中國澈底取締排日運動。
 2. 中國放棄依賴歐美的經濟政策，由日本予以生產的援助。
 3. 促進中國的農業生產，尤其是要生產大量的棉花，以供日本工業之用。
 4. 中國盡量購買日本的工業品。
 5. 日本在上海設立二萬萬元的信用借款，以應中國財界與產業界的急需。
- 由上五點看來，這樣的提攜，誰都不能承認不是摧殘中國經濟的妖魔，不是喧賓奪主的毒計，這樣的禮物，我

們能接受嗎，這樣換湯不換藥的方子，我們還會吃下去嗎？要知道她在遠東的顧慮，不是弱小的我們，最大的顧慮是擁有一百六十萬軍隊和七千轟炸機的蘇俄。她沒一天不是在設計分化中國的策略，沒一天不是在積極進行着「大陸政策」的實現，她的領土野心，是有增無減的啊！

就近年日本的備戰來說：她平时的軍隊有三十萬兵士，有一萬六千軍官，到了戰時可動員二百五十萬兵士和七萬五千軍官；海軍原有噸數為八五〇、〇〇〇噸、人員有九萬人，現正在建造中和行將完成的有航空母艦二艘，巡洋艦三艘，驅逐艦二十艘，潛水艇二十艘，共計七萬九千噸；日本的空軍可獨霸遠東，計有第一綫的戰鬥機一千架，其他的後備機三百架，她這樣的備戰狂，難道全為的是對蘇俄嗎？恐怕內裏也不少對中國的成分吧！據大公報四月二十日載「日本報紙連日刊載挑撥煽動的新聞……中

日外交在現階段中，此種妨碍邦交的新聞連篇累牘的刊登出來實在令人萬分遺憾」，她這樣的對中國無誠意，要說中日關係能趨「好轉」，其誰能信？

但是我們怎麼辦呢？歷史告訴我們說：局部抗戰是終歸失敗的，非「統一」不為功的。中國現在的「統一」，是尚在襁褓中，是不健全的；但這種的「統一」已竟耗費了我們民族不少的血汗，況當此國際風雲愈形緊張的時候，我們更要努力培育我們的「統一」，使他健全，使他強化，便絕不容許殘餘封建軍閥們的割據；絕不容許，反「統一」漢奸來橫行。我們要趁此大戰爆發前，來準備抗敵工作，利用國際間的矛盾，來確定對外方針，我們要抱大無畏的決心剛毅不屈的渡此大戰的前夜。

一九三七，四月，二一於北平

列強空軍勢力比較

國民新聞社四月十五日紐約電，一九三七年之飛機年刊今日出版，據稱英國之空軍為世界第一，共有飛機四千架，其中十分之一為去年所建。法國共有三千六百架，轟炸機及迫逐機皆已增加。蘇俄為三千四百架，其中一百架係建於去年一月之後，尚有一千二百架亦頗為新式。大國應付強敵，且能擴展實力至萬架之多。意國之實力為三千二百架，去年一月中約僅二千八百架。德國亦自去年之數百架一躍而為三千架。美國則為二千二百架云。

現行中央稅制利弊得失之研究（續）

朱子仍

依據於戰時財政學的論點作為研究

戰時財政和平時財政雖然是有着不同的特質，但是兩者的關係，却是異常密切的，而平時財政更是戰時財政的基礎，所以在戰爭的過程中，最後的勝敗是決定於戰時財政優劣的比較，而戰時財政的優劣却又要決定於平時財政的基礎如何的。

在這種互為因果的關聯中，對於平時財政的制度，我們必須要使牠能適應於戰時財政的需求，以完成我們非時期的非常準備，我想這是沒有人能否認的吧。

然而，我們現在要問一問了：現行的中央稅制是不是能担负得起這重任呢？

我們試翻閱任何一部關於戰時財政的著述，他們每一談論到戰費與租稅的關係時，沒有不是主張着採用能力課稅和累進稅率等徵稅原則的；沒有不是主張着採用所得稅之類之直接稅制的。因為戰時財政的需求是極其巨變無常的，所以戰時的稅制也是必須以徵收具有極大彈性為最

高原則；其次的，是更必須顧念着徵稅資源的穩固與安全。

在上節，我們知道了中國現行的中央稅制是以間接稅為其絕對收入，而佔有着歲入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却更是關鹽統三稅。

關鹽統三稅在平時財政機構中所具有的種種缺點，既已如我們前節所述，再加之應付非常的戰時財政上繁浩無常的需求，當然是更有促襟見肘之勢了。

我們姑且以為對外國際戰爭一旦爆發以後，中國財政的稅收系統仍伴而可保持其平時的常態；但是，單以牠們一般地缺少彈性等等學理上的缺點，以及牠們各個本身所具有的不同的缺點，就已然使牠不能構成為適合需要的良好的戰時稅制了；而況牠們構成的基礎在戰爭爆發後，就有立刻崩潰的危機呢！

先就關稅說：中國是沒有海軍的國家，而我們的假想敵却又是現代一等的海軍強國。而且就戰略上說，人家是侵略的，攻擊的；而我們却是自禦的。防守的所以果若戰

爭一旦爆發，我們所有的海口就有立刻都被封鎖的可能，一切進出口的貿易也就要立刻地完全陷于停頓，這樣對於國民經濟將發生何等的影響，自不在本題的討論範圍之內；而不時的關稅稅收將因之而完全破壞，却是確切無疑的了。關稅在中國租稅總收入中所佔的比率約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樣子，其中入口稅佔百分之八十。我們試想：若果在現行的稅制下，一旦關稅的來源被破壞而斷絕了，中國財政的前途，將何堪設想？而況在戰時財政的需要更不知要超出平時若有千倍嗎？

鹽稅佔租稅的總收入約在百分之二十上下，以關鹽統三稅徵稅制和稅政作為比較來看時，恐怕要以鹽稅最是組織紊亂，積弊難返，弱點最大了。數年來稅收增加不已的原因，其中由于整理良好的原因極少，而幾乎都是由于歷年歷次增稅的結果。即如十九年以來有過三次的整理案，而實際却都是變像的增加稅率而已，這種組織不健全的稅制，在不時就已有運轉不靈之苦，更將如何以應戰時之非常動盪呢？

而且，再以產鹽的區域來分析下子看，對於戰時的鹽稅我們更不能不抱着一種更大的杞憂！據「中國鹽政實錄」載稱，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年中國的產鹽區域分配的情

形，以產量的多少作為次序，所得的結果如下：第一是淮北；第二是遼寧；第三是山東；第四是川南；第五是長蘆；第六是兩浙。

現在呢！遼寧和長蘆兩個產區，已是他人的囊中物，自是暫不必談；其餘倖得保存的幾區：除川南外，完全都是海鹽的產區，因之，對外戰爭不發生則已，否則鹽稅之必將遭受與關稅同一的命運，自也是意料中的事。

至于統稅呢，以牠徵稅的方法論，牠實際也就是出廠稅，牠佔在總稅中的百分比是一三%，我們試觀察全國工業廠家分布的情況，幾乎完全是設立在沿江沿海的各大城市中，其中尤其是以上海為集中地帶。根據軍事家的估計，而為一般人所公認不諱的，如果在最近的若干年內，我們對敵人的戰爭一發動時，沿海沿江的各地大都市，即是倖而能保全；在敵人的暴力底摧毀下，也是只會以一片焦土來交給我們作為防守底報酬的。我們試再把眼光由統稅而擴大到中國整個的稅制時，就可以知道，決不止是統稅會因着這「焦土」的命運而失去依存的。

就中央主要各稅稅源分布的情形論，因着現代中國底新經濟事業多集中于沿江沿海各地，所以徵收稅區的分佈也正復如此：總計沿海區的六省所收的國稅，就佔去全國

稅額的百分之八十上下；其餘，長江區的五省約佔百分之十五；黃河區的五省約佔百分之三；西南區的四省約佔百分之二。試看，這等分布的情形，其中除了黃河區五省和西南區四省中極少數的稅收區域，所受敵人的威脅稍小外；其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稅收區域，那一塊是敵人暴力侵害以外的安寧土？那一塊不是「焦土」的犧牲中的祭品？

建築在這種稅制基礎之上的財政，我們要說是：對外抗戰之始、即整個中央稅制破毀之日，同時也就是中國財政崩潰的危機起始之時，這豈止是我們無因無據的杞憂嗎？

近代戰爭的勝負之機，與其說是決于戰場上，却無寧說是決于最後財力供應的比較上。我們準備抗戰，這是我們民族神聖的任務，但我們却更應有冷靜的頭腦，遠大的眼光，我們在武器的準備之外，對於決定着最後勝負的財力，更應當抱着最大的決心，與信心，用全力去準備牠，改良牠，健全牠，完成牠，以促成我們為自己底生存，為人類底公理之最大的且神聖的任務。

結 論

在前兩節的本論中，因為事實的限制，作者只能側重于關鹽統三大幹稅的中心論述，其他關於所得稅（在本刊第二卷第五期中作者當時曾發所國表有一「得稅暫行條例之

論的檢討」一文，茲不再贅，）和印花稅等等却沒有能略加列舉，其次關於徵稅制度的評述，也不能再詳加分述，這確是作者極爲抱憾的事，等有機會再另文補充罷。

我們單只就上面所論述的到情形而論，那麼我們所得的結論，似乎也太悲觀，太否定了！其實並不完全是如此，我們愛護我們的民族，國家和政府，在內心中，在情感上我們是需要以真率和熱忱；但在手段上我們却更需要冷靜的考思，客觀的批判，和嚴正的觀察。我們並不完全否定了間接稅在稅收中應有的地位，也並不完全否定了現行的中央稅制，更絕不悲觀！我們需要的是民族底復興運動，一切我們都要重頭幹起。我們之能勇于批判過去，自認弱點，決不是消極的否定了將來；而正相反地要改造將來，創立將來！

根據以上各節中論的結果，我們是很果決地可以忠勇地承認着：現行的中央稅制底弱點，確是弊甚于利，得少於失的。

至於得失所在，利弊之分，賢明的當局，他們牟利的眼光，諒早已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了，近年來關於國家財政上新政的設施，在在都有着極大的努力與成就：例如所得稅的創辦，新鹽法的製訂，關稅權的自主，以及其他各種稅政的整頓與改善等等，不是正表明着：政府當局對於中央稅制的過去與將來都和我們有着同一的認與誠見解嗎？

最後，我們願以我們這幾點具體的見解作為本文的結束：

(甲)：我們并不完全否定間接稅。例如在歐戰期中，各主要交戰國中，間接稅的地位雖不及直接稅；但仍不失其為稅政上之次要收入，以一九一八年論，間接稅在各國總稅收中所佔的百分比率為：法國是百分之四三·一，英國是百分之二一·二，德國是百分之四七·九，仍不失其應有之地位，所以我們的主張只是要設法把直接稅的比率提高，使之可與間接稅得受相輔為用之效而已。(本數字係根據於德人克羅斯 Robert Kraus 所載)

(乙)：近代戰爭戰費的浩繁驚人，在歐戰中已可見其一斑，未來的大戰中當然是更不知會超過若干倍的，在今日的國際局勢下，非常的戰時準備已是每個國家的政府和人民無可迴避的責任，尤其是處於被侵略地位，民族的生死存亡將已到了最後決定之日的我國，對此更應有充分的準備與認識。我們已經說過，現行的舊有財政機構，本身的弱點既已太多，以供戰時的需求，尤感不足。所以，我們首先在稅制上，必須具有澈底更張的決心，尤須於最短期間，促成各項直接稅的建立，使其能與間接稅互成相輔為用之效；而在非常事件不幸而一旦降臨時，政府更可依其最大之彈性以供應非常時之變動的財政需要。我們並不能漠視了政府近年來對這方面的努力；所得稅暫行條

例雖不能盡滿人意，但在此過渡時期，政府自也有政府的苦衷，現在各類所得稅的徵收，也都已次第實施了；而遺產稅也正在積極的籌備中，政府這種努力不懈的精神，當然是很使我們欣慰與欽佩的；但是，我們却還更有進一步的願望，希望政府能够採納，就是「戰時利得稅」的創辦問題，當然的，現在離戰時還有多少時日，我們現時還是不敢論定的；然而，這種立法的準備，却至少是應當有的，這也並不是我們自己所創立的新奇的學理，在現時先進的諸國家中，他們都早已實行過了。(至於詳細的論述，我們可以保留到以後另一篇專題的文字中去討論牠。)

(丙)：戰時稅政的最大目標，是在於如何以充分地利用人民底負稅能力，使財政的收入膨脹到最大限度，即使一般的經濟暫時地緊縮到最低限度，也在所必行。然而，戰時的人民負稅能力，却是要政府從平時財政中去充分地加以培養的，所以平時財政對於這一層，就應具有這種非常時的眼光；在平時的財政制度中，即應測重於如何地以扶植本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如何地以培養一般人民之充分的負稅能力，以供應非常時期到來時之非常的需求。現時中央最高的財政當局者，對此極應有深刻反省與自覺，現行的稅制是否能切合於這類的要求？抑或正是適得其反？為着民族永久的生存，我們要大聲急呼：我們必須有遠大的眼光，和遠大的準備！

都市勞動問題中「苦力幫」芻論

吳澤

這一問題雖然重大，然為研究勞動問題者所無視。因為史料的缺乏，這裏僅做一個芻論之芻論，只是一個輪廓，不是一個條例的綱目，其詳待他日彙集較多材料與理論再作檢討。請讀者對此問題共同研究，祈待他日論題的展開。幸矣！

澤附言

關於「苦力幫」問題的研究，在中國似乎絕無人去問，即一般研究勞動問題的社會科學者，對此也漠不關心，因之對「苦力幫」這個題目，讀者未免有些生疏。其實「苦力幫」的問題，在今日的中國，已經相當資本主義化的中國；自由勞動力的出賣者，工資勞動的廣泛存在期中，「苦力幫」在都市勞動問題裏漸漸佔着相當重要的位置。為要說明這一題旨，下文有再詳細解釋的必要。

所謂苦力，當然是出賣勞動力，以所獲工資而維持生活的工人，其與手工業勞動者有差別。在封建手工業中，手工業者技術的訓練，普通都須三年或三年多的徒弟的生活，從事學習。技精後，「滿師」收工資，方能正式出賣勞動力。苦力則不然，牠無需乎長時期的師徒教練，簡單的笨拙的無技術可言。只須具有強健的體格力量，就能從事工作的；即如碼頭工人，裝卸和搬運物件的腳夫，以及拉車的人力車夫等是。當然，這些都市苦力勞動出賣者，

大部的份是由今日農村破產急流的過程中，失地的貧農所轉化而來。各都市人力車夫的激增，農民離村率的年年加大，便是很好的說明。因為這般因災荒饑餓而流離顛沛到都市去謀生活，從事手工業技術的訓練已不可能！而且工廠倒閉無常，失業人數增加。工廠勞動既無機會可找到，便只有將這些苦力去出賣；否則的便流為兵匪浪民。因之，苦力勞動，在今日農村經濟破產的狂瀾與都市工商業衰落厄運交迫着的中國，便成為很可注目的一個問題。

然則所謂「苦力幫」，又是什麼意思呢？簡單地說，就是出賣苦力的勞動者具備了團體組織之謂。「苦力幫」，望文生意的，就知道，其應具備的條件，第一是自由出賣苦力的勞動者的組合團體，同時呢？具有一定則的團體組織，如手工業行會制度樣的所謂「幫規」等的嚴密規定，才成為「苦力幫」。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苦力幫」這個問題，該是伴隨着資本主義生產方法而俱來的產物。

奴隸社會奴隸是牛馬樣的生產工具，無人格無自由的東西

。封建社會的農奴，雖然具有一半人格，脫離了領主或地主的羈絆；但在「超經濟的剝削」下，緊緊地綑縛在土地上面，不過是比較奴隸稍稍解放些的「農奴」而已，仍然不是自由出賣勞動力的工錢勞動者。這祇有商業資本抬頭，都市工商發達到相當程度的資本主義生產成分開始誕生後，自由勞動者方會產生。所以「苦力幫」是資本主義生產化下的東西。而且封建農奴和奴隸制的奴隸，因其無人格無自由，所以各個勞動者得嚴慎受制於統治者的法網下；農奴奴隸逃亡時，地主間也訂立了防範逃農的條例，如果稍有叛變行為，便成爲刀下之鬼。農奴奴隸絕對無組織團體的權利。只有在封建經濟逐漸衰落，資本主義經濟抬頭時，帶來了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後，勞動階級才獲得了民權，在統治者支配下，有組織團體的可能。所謂「苦力幫」，在都市經濟交通網的地域，在工人生活的敏銳的經驗與感覺裏，便越發嚴密地擴大的組織起來。成爲都市勞動問題一個漸趨重要顯著的一個課題。

因爲他們「幫規」的嚴密，而帶有封建宗法社會的神祕性，所以各個苦力者，不能隨便把「幫規」走流給外人知道，因之，對其內部組織，現在還不能知道。希勞動問

題研究同好，及時探索之，足供研究資料也。

× × × × × × ×

「苦力幫」組織的原意，是防止非「幫」人從事苦力出賣，而剝奪「幫內」苦力者勞力的出賣機會；同時，爲要獨占某一地域範圍內的苦力營業，就組織出賣苦力的集團，共同來把持抵抗外力侵入營業。「苦力幫」組織成爲資本主義自由勞動者爲謀生活之保障所不可缺的組織。

在這一原則上出發，「苦力幫」組織的重要作用，就在於各幫營業範圍的劃定，防止他幫苦力的越界糾紛；對於企業者或其他代理人在營業上之交涉，如工資等糾紛是。現在就所有零星資料，作簡單的系統的研究如下：

「苦力幫」的詳細組織，現在還未調查清楚，不過其大概情況是如次：許多苦力之上有一個頭目；人數多或地域大，則大頭目之下有小頭目；苦力受小頭目的支配，小頭目受制於大頭目（亦名總頭目）。一個要想從苦力勞動的人，必然得加入任何一個「苦力幫」，否則就沒有你出賣苦力的機會。加入「苦力幫」時，你得找「在幫」者中之有力的介紹保證，並酬贈若干禮物開開酒宴或納若干會費後，方能同去做苦力。可是在苦力營業不十分景氣時，頭

目等可以限制新苦力加入，而且在北平有些「苦力幫」甚至只准許幫內人的子弟加入，其他外人，就無資格。另有一種「苦力幫」，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非同鄉者不能加入；在安徽蕪湖碼頭上有壽州幫和山東幫以及合肥幫等；在上海更有江北幫寧波幫之分，全是同鄉的集合體。苦力的工錢，由頭目代表收取。支付苦力工錢時，則按照一定「幫規」，抽幾分之幾為己有，幾分之幾貯藏起來，作為疾病或其他意外之事，又或不能工作者及廢疾者之生活扶助費，苦力死亡之葬儀費，亦由此貯藏所得撥給（註）。頭目的職務除收工錢並支付上項出入外，並得負責辦理一切對外對內苦力間的糾紛，及對企業者等的接洽與糾紛（註）。苦力對於頭目，有些幫，是不怎麼另眼看待，但，他們是不能脫離頭目支配的。隨着都市經濟發展，交通網的建設，以及都市中各種新企業的產生，苦力的種類就漸漸繁多。大概地說來，在交通方面的，有人力車夫，車站腳行，碼頭腳夫等，從事旅客及行車貨物的搬運挑抬等；其次街道住屋方面的，有供給飲料的水夫及掏糞的糞夫，再次在婚喪喜事等的抬轎，出喪的吹打手等掌牌擺行；以及菜市一帶起卸貨物的，又或一切臨時雇傭的運輸磚，木，石，煤炭等等的苦力。各有其專職，很少由這一幫轉到另

一幫去，因為轉幫是需要會費及介紹等手續的。

前面已經說過，苦力幫組織是為對付外力侵入，及獨占營業區域有效辦法。因之，側面，就看到各個苦力幫營業狀況及苦力幫間的鬥爭糾紛。馬扎爾亞中國經濟大綱中說：「這裏曾拿徒弟或地域來分割過。人力車夫往往把一個城市分割為幾區，他們不可以從某一個區域到另一個區域去。運輸苦力或裝貨工人拿港口的位置或搬運的種類來分割，吹打手和乞丐也有自己的幫口，他們相互之間拿街道來分割。水運搬夫相互之間以街道和住屋來分割。」即各幫有各幫一定的地界，在其勢力範圍內，獨占營業。在今天津車站，北寧路津浦路脚行各占自己的搬運區域，北寧的脚行不能搬運津浦綫旅客的貨物，反之，津浦綫的脚行不能搬運北寧旅客的貨物。北寧津浦二綫雖交合一站，在營業上二幫却分得清清楚楚，不能稍有錯誤；否則動輒

註：在季次山上海勞動狀況中，敘述碼頭苦力時說：「背包小工，每背一包，至多只拿著二十文，倒捐出一文半錢，作為公款，以備對付外來野雞工人，和抵抗外海的用哩。他們這個辦法，多少含有一點團體的意思，却看不出他們團體怎麼組織。他們對外，還是嚴守秘密的。」

註：新青年第七卷第七號（民國九年）有語學蕪湖勞動狀況中記載說：「工人對於工頭，毫無感情可言，不過平時領他領給工資而已。工頭對於工人，督率他們工作，一方對於雇主担負貨物保險的責任，一方對於工人担負發給工資的責任。但是雇主與工頭多是上下其手，剝削工人的生活的麻糞，去應他們自己。然而工人，還像孩子離不掉娘似的非要他不行，至於雇主借他去牢籠工人，更不用細說了。」

雙方動武相打，殘忍不堪。清張壽津門雜記「腳行」條有云：「天津扛抬幫，謂之腳行。向係分門別戶，把持街頭，每以爭奪生意構釁，動則揮拳持械，兩不相下，謂之爭行市。已經地方官憲爲分清界址，釐定章程，不得攪越爭執。而今有搬運貨物，挑抬行李者，當按道假召雇，視道里遠近，言定脚力若干。然遇異鄉孤客，亦屢有多方需索之習，未免欺生耳。」前引蕪湖勞動狀況亦云：「他們的碼頭都有勢力範圍的；就見這一幫占的地段不許那一幫侵入。民國二年壽州幫和山東幫爭碼頭，據說很打死幾個人。然而他們並不打官司，你打贏了，這個碼頭就是你的，我打贏了，這個碼頭，就是我的。究竟現在是那幾幫呢？有壽州幫，有合肥幫，有喬幫。什麼叫做喬呢？就是山東徐州宿州一帶的人。就中以壽州幫勢最大，合肥幫次之，喬幫又次之。」上引上海勞動狀況更說：「（間夫羅）上海俗名蘿間，近來開北始改爲肩運公會。統計全埠有十餘家，各分地段，不得相擾。如南市有事，須用南市蘿間，北平不能越俎，共有工人二十餘名。此輩分強弱，強者任抬轎，輸送碑本石料，喜轎，喪棺各事，弱者形同乞丐，由貫器店向蘿間支配任婚喪事之儀仗，定價極廉，僅得一飽」。

即就近幾年來平津「苦力幫」而言；這種獨占形勢日

趨鞏固頑強，在平方最著名的；居民有以之與軍閥政閥並稱之的「水閘」「糞閘」，可見水運輸運工人，恃幫組織之強固；而住戶稍爲不「敬」些，或節錢少賞了些，他就給你「倒麻煩」而無由處置。民國二十二年北平晨報曾有平市水閘調查說的生趣：「民二十年周大文任市長時，平市水夫（幾全是山東人）曾化費覓妥固定地點，要求畫出界限，以便各行其道，經市府批示不准。現各水夫均依照公會畫定地點；抱定互不侵犯條約，故用戶倘與一水夫意見相左，則任何水夫，均不供給該戶之水，以示抵制，水閘之名，由是生焉。」天津益世報（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載有一段脚行爭菜市的慘劇說：「本市人劉九，年四十四歲，住東馬路南斜路，向於公安局南菜市中，充當脚行首領，有脚夫不下百人，凡菜市一帶，所有起卸貨物之事，均須歸劉辦理，他人不得稍有侵越，以故收入甚豐。有王文彬者年二十五歲，住河東閻家台一號，向在河東一帶充當脚行，近因市面蕭生意不佳，生路日漸窘苦，實屬無法生活，不得已，違反行中規例，不時偕人過河，至菜市一帶，替人裝卸貨物，得資生活，詎知爲劉九偵知，以王擅敢破壞舊規，無異奪人飯碗，憤怒萬分，遂於昨（十六日）上午十時許，乘文彬等爲人裝貨之時，趕到質

問，言語衝突，雙方各集脚行，不下三百餘人，發生空前大械鬥，王文彬共中刀傷三處……嗣由一區四所所長……率警先後趕至，衆始散去。當由警將王劉二人帶所，經訊據王文彬供稱：『我是脚行，今天在菜市卸菜，正卸之際，突有劉九，上前不許我卸菜，向我勒索大洋二十元，方准我卸，我來給他，他竟用刀將我刃傷云云。』復據劉九供稱：『因王文彬故意却奪碼頭生意，發生爭打是實，至所有之刀傷，實係伊自戕，以便訛殺……等語。……截至當晚，菜市一帶，尚有雙方脚行數百人，在四外潛伏，預備尋釁。幸賴該管區所之防範週密，未致發生意外云。』

又李幽影北京勞動狀況云：『搬運夫，專在火車站上給做車的客人搬運行李衣物。搬運夫都有一名頭目，管理一般搬運夫。那搬運夫都穿着號衣，并有號碼。在火車停發的時候……坐車的客人要搬運行李的，只要告訴他運到什麼地方，他必給你運過去。記准了他的號碼，把東西交給他，可以毋庸跟着他走。就是有貴重貨件也決失了……運送物件的脚力費，看道路的遠近，物件的輕重，合計取

價，他們所掙的運物脚力費，完全交給搬運夫的頭目。……北京都稱這路人叫作脚行。……頭目應下事來，分派那打夫，叫誰去誰就得去，不得爭先退後。打夫所打的錢，都得照規矩分給那頭目，因為那頭目不但管應買賣，他還負着挺大的責任，人家把東西完全交給他，有丟失損傷等事，那頭目就得賠償。打夫的頭目成天聯絡各嫁妝舖等，各木器舖等，因為這些舖裡賣出去的物件，大都用打夫包送。』

由上可知『苦力幫』組織雖無成文規規，而其團結精神，無亞於工廠勞工。其生活的艱苦，在上述引文中可見一個側面，就王文彬劉九事項言，不難抽給出一幅苦力生活者窮苦的臉像來。因之都市勞工問題與農業勞動問題在目前的嚴重化中，我希望也能對此苦力勞動者稍稍注意，而謀相當救濟的對策改善苦力生活，這裡，提出了問題，希願學者來解決這個問題。勞動運動的領導者，當不以愚意為河漢吧？ 一九三七·三·二六、於北平。

本刊歡迎訂閱，交換，批評！

日本強力政治之現勢

新明正道作
紫駁譯述

在趨向於強力的法西斯主義底傾向出現之時，同時就使日本底政治其調爲之激變。迄至今日，此種情勢，有加無已，更爲變本加厲了。所以在其募進之過程中，可以認識時代的變化。即以極微細故言之，則於一定程度之內，也發生極顯著的變化，茲以二一，二六事件爲轉機，其前後可區別爲二階段。

二一，二六事件不消說，就是近數年來突飛猛進的勢力之絕頂的爆發，也就是表示其自身的飛躍的進展。法西斯主義在其中顯露其暴力；但其勢力，並未由此種高度的自己燃燒所消盡，而其壓力即在事件平息之後，影響也是很大的；並爲了此後強力政治之進展，而扮演着「槓桿」的作用。在事件鎮靜之後，強力政治本身，依然有力地繼續進展，直至今日，其作用會無停息。但是強力政治雖然進行，而其進路較諸事變前，亦有極大的變化了。事件之後，強力政治之軌道，在事實上，已被限定了與更明確化了，

在事件之前，關於強力政治之方向，測其各種形態認爲是可能的。當時各法西斯主義的形態，正在爭競，而日本獨有的形態，也在其中。雖然這些是各不相同的支持分子，但因其分子之間，未能明白加以區別，則在形態之間，便發生複雜交錯的情形，所以將以何者認爲強力政治之基調，頗非易事。其結果，則成爲一種強力政治之交響樂，因其識別之困難，故釀成社會極度的不安的現象。二一，二六事件，雖然勃發於此時，但隨其失敗而左右傾諸勢力之中，最急進的暴力主義的運命，便完全被否定了。暴力的及合法的二傾向，雖從來相輔而行，但現在暴力的方向，已被否定，而強力政治，唯有合法之一途。雖然在事件後，急進的暴力主義不能即根除，而其所以期望者，則爲強力政治之基本的方向，自應循「合法主義」而進展，從事件發生以來，事實上，強力政治，是以文武官僚爲中心而推進的。於是強力政治之進路，便由不明確而至明確，甚且趨向於合法途徑。在此種轉向上，及其方法上，不僅強調着合法主義，同時，其革新國政的目標之原理，亦

加改變了。這是直接對於資本主義所呈現的態度，強力政治，對於從來作爲其對象而高呼「打倒」的資本主義，已改變其徹底排擊的態度，並不要求於修正範圍以外，這與滿州事變以來，橫溢着極端反資本主義的氣氛的從來的前進步調，恰爲極好的對照。

二

自然，方法的合法主義，暫置不論，對於資本主義的寬容的態度，在新開展之當初，在表面上，並未十分明瞭。暴力主義，雖然絕對被排除了；但在所謂革新的根本的目標上，並無若何的改變，其反資本主義的傾向，無寧是更爲強化了。的確，在廣田內閣成立之當初，情勢依然混沌，而因支持強力政治勢力間之關係的新均衡，尙未確立，故反資本主義的情形，尙多存在。直至廣田內閣總辭職之時，對於招致資家反對的馬場藏相的預案及賴田木邊相之電力國有案，曾未斷念。所以作爲內推進力的軍部，雖然始終固執著反資本主義的立場，而其精神却與一時居於優勢的單純的反資本主義的不同，這是早已知道的。軍部的極端分子，由於二肅軍部工作而漸爲整理，同時，在政府之其他機關中，則不得不排除反資本主義之共鳴者。即

由政府之設施看來，一方面，排除自由主義，禁止勞動紀念，陸軍工廠勞動組合解散要求等之強力政策的實施；他方面，明確的反資本主義的色彩的政策之極少的遂行，即關於成爲問題的反資本主義的法案，政府的熱忱，也逐爲消失，這是不可掩飾的事實。強力分子對此之不積極的反對，則不能不說是對於資本主義的觀點發生變化。而電力國營案之後退，雖說是由於資本家之猛烈之反對運動所致；但在以前不辭應戰爭的強力分子，而竟持旁觀態度，則亦表示其反資本主義精神馳懈。即對預算案之反對態度，亦與以前迥乎不同。自然軍部的態度依然殘留着不決定的要素。他們甚至不能正大地肯定資本主義。因此，黨政便以資本爲後盾，向廣田內閣挑戰，遂惹起內閣之引退；但實際此種經緯，並非軍部與資本家之衝突，實當認爲政黨與軍部之抗爭。此種情形，在林內閣成立之後更爲明確。

宇垣大將組閣之失敗，似乎是否定此種事態之認識。倘認軍部之主導勢力，爲不可避免的強力政治與資本主義之結合，則反對爲達此目的之宇垣大將之出馬，誠爲不可解之事實。如果觀察大將方面之法西政治或憲法政治之悲壯宣言，則將認爲強力政治之基調，並無絲毫變化。尤其在盛傳拜受大命的林大將具有請坂垣中將，出任陸相，

斷而行革新的意志之時，確有一部分人，爲認的反進急資本主義的方針，又將復活。但檢討林內閣組閣之經過與閣員之派別，則前述之發展毫無變化，幾經波折，新的強力政治之基礎，方始確定。當組閣之際，因林大將尊重軍部所發表的反對政黨黨員入閣之聲明的結果，所以在政黨方面，除昭和三之山岐農相外，其他未有入閣者；但結城氏却應召入閣，而就財相。由此，更可明白林內閣之性質了。自然，結城氏之入閣，是爲一般財政界所歡迎。軍部與財界的意志疏通，雖屬將來問題，而林內閣之歡迎結城入閣，亦即表示兩方接近性之增大。如果再考察在組閣之時，以鮎川義介，各務鎌吉，津田信吾等爲候補閣員，則此印象，當更爲深刻。軍部曾發表之不希望將財界陷於混亂的經濟組織變革的聲明，由其本意看來，却是吐露着直率心情。縱然軍部有相異派別，而不發生根本的變化，即在林大將組閣第一案，也同樣可由結城氏担任財相一事窺知。林內閣之政綱，雖措詞頗難瞭解，真意不能把握，但對於充實國防軍備，企圖生產力的增加，以及實行經濟統制與助長企業心之勃興等，却正反映着結城財相之見解，而一時反資本主義之濃霧，頓爲消散。結城氏對前內閣之懸案的預算案與稅制改革之修正，雖多依從財界之見解

；但軍部對此也採取默認態度，這正表示着目前強力政治之基本的基調。在此種變化之中，就是強力分子對於既成政黨之態度。軍部與財界日見交好，僅僅後者當作例外，這是非常奇異的現象。實際兩者間感情並未若何融洽，而是林內閣出現之後，政府與政黨一時圓滑的進行。出人意外的，就是議會之終被解散，強力分子與政黨之關係，依然梗塞不通，而欲構成新的政黨，其結果也不外是以打倒政黨爲目的的強力分子之工作。所以強力政治之問題，現在已由資本主義移於政黨了。我們在這裏，看見跛行的現象；但此種現象，在正統的的強力政治之展開上，屢爲出現，而其自身却與以前的強力主義之殘滓有別。

三

軍部與其他的強力分子，在從來強力政府之進行中對於資本及政黨，殆持着同一敵對的態度，其排擊自由主義，就是否定資本主義，同時也就是否定政黨主義。此種關係其後雖變化；自林內閣成立以來，軍部與資本家之間，雖然成立協調；而政黨却成爲攻擊的，這是值得注意的。資本家與政黨攜手以抵抗軍部，不消說，這是由於兩者之間的利益一致之關係。因此，政黨如同資本家爲強力分

子所不歡迎。這是奇妙的事實。軍部與資本家之接近，是比較新的現象，而與政黨之接近，也由兩者之相互適應而定現。所以同一的現象，未始不能出現於軍部與政黨之間。但在同一的客觀的經濟條件之下，資本與政黨，必不能採取完全同一的政治的立場。經濟的資本與政治的政黨，對於強力主義要求着同一的適應性，這是不可能的。實際上隨着資本主義之演進，資本家也隨之發生變化，而政黨之意識形態，也一定發生變化；但此時政黨之客觀事態之適應性，較之資本家則為間接的，緩慢的。而資本家之直接的志向，則先於政黨之意見。

於此，便容易發見資本家在新形勢之認識上，是與強力分子一致的。並且政黨與強力分子之不相融洽，是兩者均以政治的要素，而立於對抗形勢。政黨本身之從來的權力的地位與威信的自信觀念，煽惑着對於作為新力的強力分子的對抗意識。即在義德法西斯主義的歷史中，也一樣可以發生此種現象。在日本認為類似的對抗，也是當然的。在資本家方面經濟利為第一，政治的利益為次要；在政黨方面，政治的利益，却是絕對的。在資本家由經濟利益的觀點可以容納強力主義之政治勢力的場合，則政黨仍具有，並且不得具有擁護自己的政治的利益，縱然已成殘

骸。在同一的經濟利益之關係上，資本家與政黨對於強力主義却採取不同的態度，這是很明白的資本家與政黨地位之不同，於強力主義之主張，自然亦因之而異，這並非偶然之事，資本家并非在新所有場合，肯定強力主義。除社會情形急迫之時，則資本家素來是尊重着經濟安定，所以極端警戒急進主義。因而強力分子為欲使資本家聯合，則強力主義自身，須先得在其方法上，內容上整理自己。在日本強力政治之現狀上，就是資本家與軍部之融洽及政黨之沒落。如果依據此三者之三角理論來考察則可充分的理解。

一二、二六二事件以前的急進的強力主義，曾高唱入雲，在甚至主張否定全體資本主義之時，則資本家雖如何感覺時勢之變化，而與強力分子攜手起來，仍還是不能的。資本家與政黨，在此時期而相互攜手是當然的。但是在此事件後的一切變態的社會主義為強力主義之主張芟除，即在經濟組織之變革上，自部分的合法的變革，作為目的之後，懼怕資本家的意向更為稀薄。一方面軍部自己依其本身之經驗，再為細審資本主義之原理，並且改變了其對資本家的態度。因此，兩者之間，互相的認識便大為增進。因為資本家認現在為非常時期，政治經濟上的一定的

統制，也是不可避免的。在遂行國策上，在可能範圍內，各種勢力應當合理的努力進行，在此種情形之下，須採取與強力主義提攜。其結果，他們鞏固了積極參加日本資本主義的經濟的準戰的體制意圖。同時，在政治方面，使從來政黨主義的威勢大為減殺。彼等並不像政黨關心於政黨政治之復活與否。當大命降於宇垣大將時，財界雖然熱狂地表明支持宇垣，這並非他們由於宇垣之組閣而預想政黨政治之復活，乃因將由於宇垣大將之政治手腕，所使政局之變化。由此，財界之意向，與政黨所希望之政黨政治之復活，却完全不同。宇垣組閣受到挫折之後的林內閣。對於財界也不是無聲望的。如果具有極大的安定的勢力，即林大將也應受財界之贊頌。財界與結城氏與軍部之間，雖仍無融合，而財界與軍部間，其意志疏通之路已經打開了。軍部如果受資本案提攜，則當可實現當前的狹義的國防。此種態度雖無急劇變化之處，但最近將來的日本政局，則將以上勢力之三角關係為基礎而進展。

林內閣以資本案與軍部之和協為中心而開展強力政治，便呈着合理形相，因此也認為這是強力主義的退却。在過去反資本主義之主張時常混入強力主義此種轉向，恰如給與強力主義之退却的印象。但由其他各國之先例看來，

強力主義與資本主義，並非互相排擠；在反資本主義的主張的蔭翳之下而進展的運動，到了最後，往往仍歸到資本主義，這是一般的情形。反之，這可以說是強力主義變態的過程。義德法西斯的歷史，很明白地證明此點。在現代國家中之強力主義，事實上並不能超越資本主義而獨立生存的。因此日本強力主義，很明顯的，是與資本主義聯結着，這便剷除了封建的強力主義之夢想，但因此強力主義內在的政治的經濟的變革的要求，自然不能消滅的。反之，最現代的強力主義的問題，在這裏才開始發生了。林內閣以「和為貴」，當臨議會時，對於政黨非常和藹，但最後便斷然解散了議會，這早露了此內閣之基調為合理化的強力主義。與財界提攜政策，又可表現出強力主義在經濟方面的政策之遂行的準備。林內閣由解散議會之舉，給政黨以極大的打擊。且意圖定行刷新議會。於茲吾人將見強力主義之新形態之進行，在新政黨運動之中，我們可以看見強力主義的特徵，在事變以前，以排除政黨為目的的獨裁的理論已出現了。不僅如斯，強力分子極力埋頭排除既成政體，而於政黨構成也未積極進行。軍部由「肅軍」之方針而排除軍人之直接政治關係，但希望在政治方面能任指導的新興勢力之抬頭。唯在政治的上層，強力主義統制主義，自由主義，互相角逐，如果不為國民所接受，則所有政策全是無價值的。

五月十五日譯於北平

日本膨脹論

鶴見祐輔著
徐日洪譯

一 過去的膨脹民族

個人的膨脹慾望有強弱，民族的膨脹慾望也有大小。

在歷史上留有痕跡的民族，多半是膨脹慾望強烈的民族，東洋方面：對岸的漢民族，北隣的蒙古，和滿洲民族；西洋方面：古代的希臘民族，羅馬民族，緬甸民族，中世的薩拉森民族，（按即 Saraceni）和近代的盎格羅撒克遜民族等都是顯著的例子。

特別是近代盎格羅撒克遜民族的膨脹：雖說因交通機關的發達，其速度為古代，中世的民族所不及；故能遍達六大洲，呈此以全球為家的偉觀，但膨脹拓土，實在也是盎格羅撒克遜人天賦的才能呀！史家克拉模（原文為 Graham）曾批評拿破崙道：「他是因為統率了不喜國外發展的法國人才失敗的，如果他能統率英國人，世界的大部分將在他治下了。」這句話不得不認為含有一半的真理。

英國人的膨脹手段，或者有人要指摘為不道德吧！然而他們這種目空天下的氣概：不顧北海的風雪和南國的灼

熱，前進，又前進，遂成佔有全球五分之一的領土的奇蹟，無論何人都禁不住要為之三嘆吧！

他們不僅在此廣大的領土上作政治的統治，他們還把英國文化向世界各處傳播，他們的國語似乎有成為世界語的可能，他們的政治組織是世界各國模仿的對象，他們的經濟機構則風靡一世，自羅馬滅亡以來還沒有像這樣的一個民族過，歷史上可得與他們並肩的，大概是屈指可數的吧！

二 盎格羅撒克遜民族

一翻英語國民的移民史：我們是何等驚奇它像走平坦大道那樣的容易啊！

南北美洲的發現，不是奉西班牙女王之命遠航的哥倫布嗎？然在離開發見新大陸的1492年九十六年，英國海軍擊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何尋輕易地傾覆了西班牙在北美的霸權；又把窩爾夫征服魁倍克（按即 Quebec）的加拿大從法國手裏奪了過來，把世界第一寶庫的新大陸放在自

已的掌握中！雖說後來美國獨立，然因同樣都是英語國民，仍舊是盎格羅撒克遜文化的國家。

至於南太平洋羣島的占領。那真容易得稱乎一伸手一舉足之勞了。第一個開船進太平洋的，不是西班牙的麥哲倫嗎？但是這地方的實在征服者却是英國的航海者——庫朱可（原文爲クック）他東西南北地在這個大洋裡飄航，占領了澳洲。新西蘭，和菲基（按即Hawaii）諸島，把整個的南太平洋放在英國的支配下。

印度大陸的征服不是一個小小商業公司的低級辦事員克萊武的功業嗎？

再替英國占領了偌大的非洲大陸的，不是患肺病的無名青年塞西爾（按即 Cecil Rhodes）嗎？

拿破侖以不世的天才所不能成功的，德國以歐洲第一的精兵和工業還不能成功的，英國只要用幾個探險者的努力便輕易地成功了，

乍一按此等成敗的餘迹，我們似爲它的出乎意外所驚惑，但同時假使仔細檢討一下，則正如克拉模教授的論斷：法蘭西民族和德意志民族是沒有蘊藏着英國民族那種強烈的膨脹慾望的，印度，加拿大，南太平洋和南非洲的占領，是單槍片馬的克萊武，窩爾夫，庫朱可，塞西爾洛慈

的成就啊！這些英雄兒原來是盎格羅撒克遜民族稱霸世界的膨脹精神的產物啊！

二 德意志民族的失敗

史家告訴我們：盎格羅撒克遜民族的稱霸世界，不是有一定的計劃下作整個的，預定的行動，它不過是接連發生的偶然事件的堆積而已，所以模仿它的國家多半歸於失敗，最顯明的例子是德國，歐戰後有一個史家這樣說：近代德國的失敗是因爲誤解了英國史。

世界強國中登場較遲的德意志民族。大概爲了要趕上這段落後的時間吧！他們便研究了英國的膨脹史，研究之後，加以理論的說明；同時他們也就在一定的法則和整個的計劃下去爭霸世界。因此，他們要在非洲找新殖民地，要在太平洋上的薩母亞，馬希塞洛，加羅林諸島進出，在中國占據山東省，並且最後還要築堡格達特鐵路，從巴爾幹經過小亞細亞，波斯，以達印度的背後。

當我們把這樣有計劃的一絲不亂的霸業和英國的相比，會感到何等的「德國式」！然而德國却大失敗，今日變成了一個連俾斯麥所造大帝國之踪影都已沒有的殘敗的國家。

這是因為德意志民族的血液中缺乏世界性，他們沒有英國人軀殼裏面的膨脹精神，他們不過一試，「德國式」的征服世界，並沒有真正够得上「世界民族」的資格，他們所知者是不凡的事物，他們所不知者亦僅僅是「世界性」，所以他們是沒有世界意識的鄉下人，他們不適宜於讀歷史；他們所產生的不是英國史，是大歷史家穆姆孫

(按即 Mommsen)
(譯者註)的羅馬史啊！

穆姆孫描寫了羅馬的征服世界後，這樣寫道：「羅馬的偉大不是羅馬的縱橫世界，而是世界的羅馬化」。

凡建造世界帝國的國民都是這種樣子的國民，他們並不把自己偏狹的思想，習慣，性情勉強灌輸於他國；他們情願隨時抱一種自動的態度，吸收他民族所有的一切特長。羅馬的統治世界：不強迫新附人民採用羅馬的法制，軍制；它從新征服地吸收長處來治本國，務使羅馬大帝國之每一成員，都努力去豐富羅馬民族的文化內容。

因是，愷撒的征服伐高魯呀！往往採用以新附高魯人做自己基本軍隊的「以夷制夷」政策，故當他豎叛旗而歸羅馬時，擁有二倍兵力的常勝將軍龐培都不得不棄意大利而出走，對於愷撒軍中勇悍無比的高魯兵，羅馬兵組織成

的龐培軍隊是不敢應戰的，換句話說：羅馬的強大是由於它的常能採取別國優點的世界氣概。

這是偉大的膨脹精神的表現，他們不僅看到別民族的人文，土地和物質，也看到固有文化與固有的文明精神集團，他們集中精力使自己膨脹成一種新集團的新文化。

真正的偉大不是拘泥住藐小的自己，而是擴大胸襟，充一己於全宇宙。

英國之所以偉大者：即那種男性的膨脹精神，所以他們當這種精神健旺的時候，隆隆發展而不知其所止，他們到近年已出現日漸衰微之兆了，以自己的成功自滿，漸漸地只固執着藐小的英國精神，偉大的世界精神因此喪失。

四 日本民族是流動民族

日本民族之為膨脹民族可從二方面去觀察。

其一，是我們祖先的人種流動慾，建立了當初西部亞細亞的人種搖籃，住在西伯利亞廣野的我們的祖先通古斯族，在這漠漠平原上幾乎是無限制的擴張着：西至中央亞細亞，北至北冰洋，東渡白林海峽至北美洲，他們中間的一部分還越過日本海而到了日本羣島。

他們生來就是膨脹民族，流動民族。

還有從南方來的我們的祖先：自小亞細亞經印度，出南太平洋羣島，北航而至日本，又有一部分從印度支那向東北進到日本，在沒有汽船也沒有帆船的時代；縱橫航行於如此大洋中，要從踏脚石樣的羣島之一個渡到別一個；他們血管裏的確是充滿着蓬蓬勃勃的冒險精神。

我們血管裡所有的各種流動民族的習慣，都是適當，因此，我們的祖先進這個羣島的一端後，驅逐了原來的土著民族，很快地從這帶形長島的一頭移殖，征服到那頭，而且他們充盈的精力，常常流出到朝鮮，滿洲；又乘八幡船（八幡爲日本武神祀臨神天皇）飛航，自南中國長驅於南洋。

和羅馬人，斯拉夫人，盎格羅撒克遜人一樣，我們日本民族生來就是流動民族，膨脹民族。

流動民族的特色：是具有強韌的適應性：是可以在嚴寒冰雪之間繁榮炎威灼熱之下活動的性情；是任憑山也好海也好，森林裏能生長，平原裡能繁殖的性情。

日本民族的本性實在有如許的強力和適應性啊！譬如德川氏十五代的鎖國退縮主義，雖能暫時枉屈歪曲這個本性，然自明治放以後，又把我們的本來面目逐漸顯示出來了。

無論東西南北，要移民到六大洲的盡頭，這是日本民

族的心願，泛一輩之舟，要達到七個海的末端，這是我們的希望。在生生不息的慾望下不過活動得一點點，我們所日本六十餘州實在是一個太小的天地，正像往古的羅馬，人昂視全球是我們和羅馬公民共通的願望。

豐臣秀吉之所以爲日本國史中第一個有骨氣者的理由，就是因爲他有滿肚皮偉人們的膨脹意識的緣故。

新時代需要新秀吉，不知在這二十世紀的大時代，誰是駕馭這民族隆興的汪洋大浪的第二個秀吉的出現！

五 我們的文化包含

日本民族是膨脹民族一個証據，可從文化方面發現出來。

日本民族的適應性在精神方面尤其顯著：我們的祖先吸收了各方面的文化，包容在自己固有的文化內，停滯的事情是沒有的；逐漸地豐富，逐漸地成長，三千年來繼續如此。

這樣的對別國文化虛心坦懷的認識，和毫不遲疑的吸收，使日本文化提高到其他大陸文化的水準，我們的祖先雖已有了三千年文化的傳統，但却還有年輕人的好奇心，渴求着全世界的新知識，用一種青年的感情和異邦的新文

化相接觸，我們差不多像隨着一陣春風吹來，百花首放的白梅那樣對新的進步特有敏感這種好奇的心情，這種求新的情願，自從阿直岐的儒學輸入之日，巴黎的鐵道輸入之日，便開始清新潑刺地不斷活動了。我們先祖的發揚東來佛教的眼光，維新志士們成立初次民選議會制的見識，躍然於胸中而不變。

我們抱有對「世界之心」共鳴和反應的精神，所以我們的性情中是被賦有多量的藝術家的天才啊！我們不是面壁九年，埋頭於自己心裡的抽象概念的形而上的思想家，我們是坦然地把心胸向着萬里的潮風張開，從自然界的觀察中發現人間處世之道的實行家啊！

日本民族的這種客觀性，實行性，具體性，使我們和其他的東洋民族顯然地不同，所以我們不把自己固有的文化當做天上地下惟一無上的文化；對於凡是優良的東西，美的東西，真的東西，像蜜蜂這樣來往不倦地從全世界的花園中吸取過來。彼印度雖立國至五千年之久，但株守它固有的文化，對於現代的進步是塞着耳朵的；彼中國仍然以中華民國自居，對於異邦文化——隣國日本的文化——是閉眼不看的；這其間實有萬里的相差。

這乃是日本民族的膨脹精神的結果，大凡對自己已有自

信者對別人的長處也能寬容；自持甚高者，對別人也能謙虛。

我們那不厭地追求新奇的態度，從一方面看；也是我們固有的強韌執拗的保守精神的產物。不深知日本民族性的外國人往往只看到這種日本民族的適應性而稱它為模倣性，甚至有譏笑它為獼猴學人形的，他們不能不覺悟：日本民族的吸收外國文化，常常是一種自決的選擇，是確信自己的固有文化會最後勝利之永久的傳統。

日本民族是據烈地不斷進步的，同時又是執拗地保守的。這種初一看像矛盾的雙重性格帶給了日本今日的隆運，我們永遠有奔放自由的適應性，感受性；雖然吸收了世界各國的文化，却還保存着從先史時代起便已有了的未曾消滅的民族精神，這可在三千年一貫的日本國體上看出來，也可在和國體有深切關係的神道意識上看出來，和這一點相關，日本民族繼續維持了保守故舊的堅決態度。

如果日本民族只守住了這點點保守故舊的態度而排斥別國的一切新文明，我們的生活恐怕終究要陷於固陋偏狹，不能夠同世界的優秀民族拮抗吧？！

又如果我們只是春來脫冬衣，夏來脫春衣從新的變到更新的那樣地移動；則如浮在波面上的無根之水草，恐怕

不能建立亭亭玉立，高聳雲漢的松柏之英姿吧！

日本民族的特色是保守和進步兩種性質的完美的調和一致，因此，我們雖然與時共移，與世共進，却並不失去中樞的核心，這是由於如此堅強的中心思想，它自身正充滿了積極的膨脹慾望。日本的古神道是一種積極的，包容的，而又膨脹的思想。

六 人種的觀點

日本民族如何堅強地保守住自己，可從人種和文化方面得到證據。

日本民族是世界少有的人種，學者計考日本民族的祖先：從北方來的有舊蝦夷族（*Palae Ainu*）譯者；從南方來的有尼格圖族（*Negrito*）譯者，印度納西族（*Melanesians*）譯者，印度支那族；從西方來的有漢族，在這六種人種外，還能想像有多少馬來人，歐洲人，蒙古人的血統，而且這些種族當七千年前至三千年前間渡海來到，在有史以前血統的混合已經完成了。

世界上的優秀人種是混血人種，在混血之中，好好地保存了的只是各種族的優點。

然而自從這次最初的混血後，因為日本民族是住在這

樣一個島國裏，和其他一切民族的來往便趨於斷絕了。由於上述的地理環境和歷史傳統，日本民族成了世界上罕見的反對雜婚的人種。今日希脫勒一派德國人高唱人種的純粹，正在大吹着北歐人種的優越性；可是，日本民族是不喊這種過時而又人爲的口號的，它把這件事情實行了二千年了。在這保持人種的單純性一點上，日本民族是頑強保守的，是自我中心的，在世界交通頻繁的今日，在國外移民年年激增的今日，我們還依然禁忌和別的人種通婚，極力地把這避免着，這是形成日本民族的特性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日本的基調是在這人種的單純性上。

七 文化的觀點

再從文化方面觀察：不管我們吸取全世界的文化，它的根底實在於把先史時代以來的古神道極力保守，擁護，所以雖然將別國文化悉數投入這古神道的熔爐中，我們曉得它是會變成日本的東西的。

這種古神道不是具有頹頹教條的複雜神學的展開，這可說是日本民族進步的大運氣，這是我們的祖先忠實地，保持了神人合一的原始宗教的簡樸，純粹，繼承了先史時代的男性之剛健。因此，以此種思想爲中心的對皇室虔敬

之情，成了國家和文化的根本基調，對於吸收外來文化是不必怕的。

這種固有的根本思想曾經幾次小小的試驗過：經朝鮮而傳來的儒教即其一例，對於當時簡單的日本文化，其吸收漢民族高級文化的渴念如何深刻，恐非今日的我們所能想像吧！當時保守者怎樣目視此外來思想為危險思想是可想像而得的，但同時此異民族的漢人種所造成的外來文化，却能於數世紀間完全同化征服，溶解於神道的根本思潮中。

因此，再經朝鮮而流入的印度佛教，在日本當時所生的衝突如何劇烈，有那時歷史的記載，不長於形而上的思考的日本，對於這樣玄幽的佛教思想之侵入却是一件並不相違的事情，而且，如此偉大的佛教能合流於神道的本流中，染成了數世紀的日本之色彩。

其後傳入的宋代理學，和從德川末期起輸入的急湍洪流似的歐美國學，及基督教文化，也不能改變固有的根本思想；此可從最近流行的馬克斯思想的衰落中窺見一二。

日本民族伸開雙手以迎外來文化，同時却不失其形成民族文化核心的執拗熱烈的確信。

關於這一點，正如古希臘人的傳播希臘文化於世界各

處，和羅馬人的虛心包容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最後還能保守住羅馬精神的事實一樣而更進一步的強烈。

恐怖起於缺乏自信，沒有自信的極點，則能力在人之下，而易聽人言。日本民族因對自己的根本思想和根本文化有堅強的信仰，才有對異邦文化講遜和寬容的資格，這本來就是大勇之士的懿行，萬一將來日本採取排斥外國文化的態度，那便是自信搖動的證據，這種胆怯的態度，我們的祖先在過去連一次也沒有抱過，今後無論千年萬年，我們決不要出現這種洩氣的態度罷！

八 時候到了

我們佔據了日本羣島以來，六七千年間，安住國內而未出國門，但同時我們的祖先生來就是流動民族，廣漠的北亞細亞荒野，萬里碧色的太平洋波上，是我們的故鄉，有一個古話：人家有養假獅子的連戶外都聽到了真獅子的咆哮，混身汗毛直豎地奔逃起來，終於回到了故鄉的深山；那末五千年的準備時代偏促於此小島的日本民族，要恢復祖先的遺習，發揮過去的雄心，操縱其當初使命的大膨脹的風雲，不要取消我們歷來人種上的束縛嗎？

再，在固有文化上培育東西古今文化之花的日本民族，從各種文化的綜合調和中，不是負着完成嶄新的，偉大的新文化的使命嗎？

這種人種的和文化的膨脹，是橫在新日本面前的莊嚴的事業。

談談「文化」

郝公玉

人類爲了生活的安適與幸福，創造出各色各樣的文化。文化一名詞，我對它的解釋是：

人類用上自己的聰明才力，在各種境遇中，創造或發明出來的事事物物。

人類在原始社會，生活極簡單，在自然環境中勉強強的生活，那時無所謂文化。後來人對付自然的本領增高，應付環境的經驗進步，人生的三大需要衣食住逐漸經營的像個樣兒，於是產生初步的幼稚文化。但是聰明智慧高的民族，不以現狀爲滿足，粗陋的文化狀況，滿足不了向上的要求，物質建設，生活方式，漸漸從粗魯而精美，由野蠻而文雅。文化樣樣有演變，日日有進展。人類不斷的努力，文化不斷的推進。現在世界文化狀況燦爛滿目，皆是人類逐漸努力的結果。

人類因處的地域不同，自然的環境不同，有的生在熱帶，有的生在溫帶，有的自然的供給豐富生活容易，有的出產多靠人力生活艱難，自然的境遇不同，於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發達狀況，有前有後，有高有低，也有種種的差

別。亞洲的中國，歐洲的希臘，文化發達較早，即因地域環境較好，人力便於向上，文化容易發達。文化雖是由人力創造，但要受自然環境的限制，倘自然的環境惡劣，天產的供給貧乏，人的聰明，只顧與自然掙扎，只顧維持低度的生活，實在沒餘暇從事高等生活的文化工作。文化起於人的向上要求，但在生活相當安定的環境中，向上要求才有機會發展。我們的老祖宗說過：「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節。」這實在是兩句富有意義的話。

文化的產生，須具備兩方面的條件，一面是心理的條件，一面是物質的條件。心與物相合，文化於是產生。世俗所謂唯物的，或是唯心的，皆是一偏之見，是不切事實的理論。人的心理能力發生於神經系統，固然也可以說是物質現象，但心理總是心理，不當統名曰物質。事實上文化的創造或推進，比較要多靠人力，同樣的物質環境，同樣的社會境遇，聰明才力高的民族能夠創造出高等文化，聰明才力低的民族是創造不出的。再我們仔細看看，無論古今中外，社會的進步，歸根問源，是極少數人的功力。

如科學上的發明，思想上的革命，皆是社會上偶爾出了傑出的人材，才有大發明，才有大革新。世界上的亞里斯多德，孔子，瓦特，牛頓，這類的大思想家大發明家，僅有極少數的幾位。社會上一切方面的進步，須先有絕頂聰明的人開路，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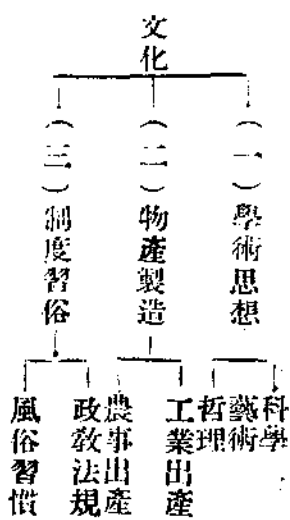
文化二字是一個含義極廣的抽象名詞，一個民族的生活狀況，處處皆是文化。一座精美的大建築是文化，一柄王麻子的小剪刀也是文化；競爭奮鬥的積極人生觀固然是文化，靜坐養心的消極人生觀也不能不說是文化。文化要是概括的具體點說，可分為三大項：(一)學術思想，(二)物產製造，(三)制度習俗。文化狀況雖然複雜，大致皆可分別統屬於這三大項目。現在我把它們依次解釋一下：

(一)學術思想 各種科學，各種藝術，各種哲理思想，統名之曰學術思想。科學，藝術，哲理，是文化的根基，文化發達實即是科學藝術哲理的發達。一個民族國家的科學不發達，藝術不精巧，哲理不高明，一切文化是不會弄好的，不會有進展的。做文化建設，切不可忽略了文化根基的學術思想。倘不在文化的根基上做工夫，所謂文化建設，是很難有大效果的。

(二)物產製造 各種工業出產，各種農事出產，統名之曰物產製造。一切所謂物質文明的東西，皆可歸到此項。物產製造的發達，要靠科學藝術的進步，一因一果，皆應看重。現在的世界是物產製造競爭的世界，尤其是工業文明競爭的世界，優勝劣敗，不容忽視。

(三)制度習俗 一切政教法規，一切風俗習慣，社會上的一切人事法規，統名之曰制度習俗。要維持社會的安寧，要增進人與人間的關係，人世要有妥善的法規。政治上應有政治上的妥善法規，教育上應有教育上的妥善法規，我們的一切生活處處皆應有妥善法規。可是社會上的制度習俗，有的是妥善，有的是不妥善的。不妥善的制度習俗，有的因在社會上風行已久，成了習慣，往往是很難改變。但社會是要進化的，制度習俗不適宜的，應當隨時改進，隨時使之進步。

為明瞭起見，把我的這個文化的分解，列成一表：



文化的內容與關係極複雜，向來學者解釋文化，有的着重在這方面說，有的着眼到那方面說，說法甚多。但解釋文化總以能夠簡要概括才好。

關於文化的意義還有一點應當解釋確定一下，文化（Culture）與文明（Civilization）兩個名詞，中外學者皆是有種種的解釋，這兩個名詞應當依據事實及普通用法有個適當的確定界限。我先舉幾個著名學者的見解：

福素慕（Folsom）氏對於文化與文明的分別說：「文明是人類制勝自然的結果，文化是人造事物的總名稱。」

」（見 Folsom 著，Culture and Social Progress, p. 15）

胡適先生對於文化與文明觀念的分別，說：「文明是一個民族應付他的環境的總成績，文化是一種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見胡適文存三集一卷首：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內）

吳景超先生介紹德國社會學者亞富勒魏伯（Alfred Weber）的文化觀，分別又是這樣說的：「文化與文明的分別，便是文明是發明（Erfinden）出來的，而文化是創造（Tischaffen）出來的。發明的東西，可以傳授，可以從一個民族傳播到另一個民族，而不失其特性；可以從這一代傳到那一代，而依然保存其用途。凡自然科學

物質的工具等等，都可以目為文明。文化既然是創造的，所以他是一個地方一個民族性的表現，只有在一定的時間與空間內，能保存其原有的意義。別個地方的人，如抄襲過去，總會把原意失去的。」（清華學報二十卷一期二四二面）

上面舉出的三種文化與文明的分別，因着眼點不同，說法各異，但各說一方面，皆是很有道理的。我前面說過我對文化的解釋是：「文化是人類用他自己的聰明才力，在各種境遇中，創造或發明出來的事事物物。」文化應當是由文明而來，最着要的分別似乎應當這樣：「文化是文明的總體，文明是文化的分體。」一個民族的學術思想，物產製造，制度習俗，樣樣皆可說成文明，普通所謂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即是分體的分稱。各種文明合起來說，當名叫文化。所以文化就是文明，文明就是文化，分別應當只是範圍的不同。一是就總體說，包含的東西多；一是就個體說，是零零星星的。一輛汽車是文明，一個火車頭是文明，一座發電機是文明，但這些文明可統稱為機器文化。這種分別固然是一種理論，普通文化與文明有點隨人亂用，不過這樣分別簡單顯明，似乎比較妥當一點。

評「文學雜誌」創刊號

朱光潛編 定價二角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聞斯行

醞釀了許久的「文學雜誌」，終於在五月中創刊了。

封面，本頭，印刷，一看，使我們馬上聯想到多年以前的「小說月報」。「小說月報」自從這樣小的本頭起，到五年前停刊時那種大的本頭止，這中間，對於中國的文藝，尤其是新文藝，是有過很多而且很大的貢獻的，無論在理論或是創作方面。五年後的今日，「文學雜誌」以同樣的姿態出現，由同一個主人發行，我們覺得這真「像是一位久別重逢的老友」，那老友祇不過改換了一個名字。對於一位久別重逢的老友，我們感到親熱；對於一位曾經供給我們精神的食糧而久別重逢的老友，我們尤其感到珍惜。在親熱和珍惜的情緒之下，我禁不住要寫一點關於「文學雜誌」的文字。

正如廣告上所說：「文學雜誌」的內容「包含着詩，小說，戲劇，散文各體的創作，以及論文書評」。創刊號共計二二五頁，在量的方面，是相當充實的。質的方面，在這裏，讓我們簡略地考察如下：

第一篇文章，是朱光潛先生的「我對於本刊的希望」。相應編輯後記裡的「論文不僅限於文學，有時也涉及文化思想問題」，朱先生在本文內開頭就提到了思想。在思想的前提下，第一，他以「在任何時代，文藝多少都要反映作者對於人生的態度和他的特殊時代的影響」，說明了十九世紀所盛行的「為文藝而文藝」的那種主張的不健全；同時，更分別開「着重文藝與文化思想的密切關聯」與所謂「文以載道」的觀念是兩回事，從歷史的教訓中，證實了「強文藝就範於某一種窄狹信條的嘗試大半是失敗」。消極的方面，推論到「現時中國的文藝界，無論是左是右，似乎都已不期而遇地走上這條（兩種極端相反的主張）死路」。第二，他以赫格爾的辯證公式，從文化思想進展的兩大時期中，談到「我們所處的是新文化思想的生發期而不是它的凝固期」，在生發期裏，「我們所急需的不是統一而是繁富，是深入，是盡量地吸收融化，是樹立廣大深厚的基礎」。最後，積極的方面，提到了「中國的新文藝也還是在幼稚的生發期，也應該有多方面的調和的

自由發展」。正像朱先生的其他文章，「我對於本刊的希望」，眼光同樣是銳敏的，推理同樣是明晰的。然而，在明晰的推理中，銳敏的眼光下，朱先生却似乎忽略了重要的一點，那便是：作家間應有的客觀環境所決定的寫作的共同信念。在多方面的自由發展中，作家間缺少了這種共同信念，所謂「認清時代的弊病和需要，盡一部分糾正和嚮導的責任」，所謂人人「仍意識到彼此都望着開發新文藝一個共同目標」，就都成了空中樓閣，頂多也不過形式上一現燦爛。

葉公超先生的「論新詩」，是一篇精謹的文字。「他很明白地指出新舊詩的分別不在有無格律，新詩仍有格律，不過新詩的格律要在「說話的節奏」及字音和諧上講究」，特別值得注意。不過我們以為：在現在而談新詩，專門從事於技巧問題之探討，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者，却似乎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即詩人自己的情緒和思想與自己的形式的合拍問題之研究。原因是：詩人自己有某種的情緒和思想就應有某種自己的形式與之配合起來，雖如臆特所說：「創造自己的形式是更苦的事」，然而惟其更苦，才能「更加嚴格」，才能切近自己的「情緒的性質」，而我們現在的新詩人中，如林庚先生之流，却多以貧乏

的內容披上了富麗的形式，陷入於「壞的舊詩」的巢臼，「暴露了它的機械的排場，和它掩護空虛的形跡」。

論文之後，是詩，包含了胡適先生的「月亮的歌」，戴望舒先生的「新作二章」，及卞之琳先生的「近作四章」。胡先生的「月亮的歌」，確乎「對於嘗試集的讀者像是一位久別重逢的老友」，然而，我們覺得，這位老友在久別之後，却彷彿是毫無長進。它和戴先生及卞先生的幾首近作並列起來，也確乎「恰好做一個有趣的對稱」，但這種對稱的有趣，却並不關乎內容，而僅僅在於形式。在形式上，實在的，「胡先生曾經勇敢地衝撞過，戴卞兩先生現在也還是在勇敢地衝撞」，可是衝撞的結果怎樣呢？戴先生變成了舊詩的奴隸，卞先生變成了西洋詩的過繼子，胡先生却始終是一位纏了小脚而又放起來的「改組派」。這幾種形式，假如說是「新技巧與新風格」，我們以為那個「新」字提前五十年或拉後五十年來說，也許更為恰當。這，這說明了三位先生「衝撞的方向雖不同」，却同樣地是「自封在象牙之塔裡面」，無視了他們所處的時代的「時代空氣」。

小說四篇：三篇創作，一篇翻譯，我們分別談談。

沈從文先生的「貴生」，寫一個以「砍柴割草為生」

的貴生和一個賣雜貨的女兒金鳳的愛情，而那愛情却終於給「當地財主」五老爺搶了去的故事。他又不加修飾的筆，描出了鄉間的習俗，鄉間人的一般心理，以及鄉間人中常常發生的悲劇，無論在題材上，在結構上，都可說是一篇成功的作品，雖然它仍不免有着小小的缺陷——述說多於表現。

老舍先生的「火」車，在意義上，是值得稱道的，然而，在寫法上，却似乎由「幽默」流入了「油滑」。這裏所謂「油滑」，是指着像下面這樣的句子：「火及全車，硫磺氣重，紙與布已漸隨爆竹聲殘滅，聲歛，烟濃；火炙，塞烟，奔者倒，跪者聲竭。……簡直成了地道的文言，使人不會相信是出於善於運用北平話的老舍先生筆下。關於這，我們把前半篇和後半篇對比起來，疑心到作者的原意也許並不如此。

楊振聲先生的「拋銷」，寫山東海邊報仇殘殺的原始風俗，雖然沒有大的毛病，同時却也看不出怎樣的精彩，是一篇平平常常的文字，似乎可有可無。

「大國之風」是一篇未載完的作品，在已刊載的兩章中，我們看得出來原作確乎是「一幅寫意的諷刺畫」，而「西灣先生的明快的譯筆」，也委實是在目前不可多得的

。李健吾先生和林徽音女士的兩篇戲劇，都可以說是「值得叫人高興的收穫」。李先生的「一個沒有登記的同志」，寫一個在偵緝隊服務的黃天利本來是捉拿從事秘密工作的向慧女士和歐明，最後却終於放走了已經捉到了的他所要捉拿的人，而自己在無線電中雄壯的「宮艷史的進行曲」之後自殺，完成了一個沒有登記的同志。故事十分簡單，情節異常緊張，「一句廢話沒有，一個閒人物沒有，一點節外枝葉沒有」；而尤其妙於「在獨幕中他能不斷地創造新局面」，使你感覺到「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恰如編輯後記所說。

林女士的「梅真同他們」，現在我們看到的只是四幕劇中的第一幕。作者在給編者的信中表示她的寫作態度說：「像梅真那樣一個聰明女孩子在李家算是一個丫頭，她的環境極可憐難處。在兩點鐘時間限制下，她的行為，對自己對人的種種處置，便是我所要人注意的。」在第一幕中，僅僅在第一幕中，我們就正看出了作者所要我們注意的那一點。不是嗎？你瞧！在這裡，有同情梅真的李瓊，有「喜歡」梅真的唐元瀾，有「願意」跟梅真「鬧着玩」的黃仲維，有梅真對她「再痛快沒有的」李文琪，同時，

也有對梅真「老發脾氣」的李文娟，也有「誠心同梅真過不去」的張愛珠，而梅真，一個聰明的女孩子，在李家却算是一個丫頭。「世界上還有一種酸，本來是一種忌妒心發了酵變成的」，一個丫頭處在這樣的環境裡，將來她會有如何的結局呢？在看完第一幕之後，我們禁不住要急急地往下問。

散文方面，有知堂先生的「談筆記」，錢鍾書先生的「談交友」，楊季康女士的「陰」，廢名先生的「隨筆」，及程鶴西先生的「燈」，共五篇。在這五篇中，知堂先生的「談筆記」和廢名先生的「隨筆」，可以看作一類，他們談話的態度相似，運用的文筆相似，所談的東西也還是差不許多——一樣是所謂「文人」，「雅士」的一個「趣味」。記得朱光潛先生曾經深深地慨嘆過「我們的文學和我們的時代環境間的離奇的隔閡」（給「天地人」編者的公開信），不知道為什麼在這裡却恰恰選入了這兩篇文章。

楊季康女士的「陰」和程鶴西先生的「燈」，也可以看作一類。楊女士「以濃郁色調煊染出一種輕鬆細膩的情緒」，是散文，這散文却具有了詩的意境，「深沈」，「輕快」，「帶些憂鬱」，「帶些恬適」，同時可也「不是愁悶」，「不是快活」，「清茶似的苦中帶些甜味」，令人

感到一種渾厚的可愛。程先生的文章是質樸無華的，而無華的質樸中却含着豐富的感情，那感情便把這篇「燈」不僅帶入了詩的意境，而且裝上了詩的深味。「層山萬樹之中，樓上有我這一星星的燈火」，我是孤獨而寂寞的，然而，「待向鄰家乞新火，而我的燈亮了。」

錢鍾書先生的「談交友」，是一篇充滿了深奧的哲理氣氛的文字。但作者以他的智慧，再加上清麗的筆調，一步步地把我們引進了特殊的境界，而我們却絲毫沒有覺得艱苦，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書評一欄，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周煦良先生的「賽金花劇本的寫實性」，從藝術的觀點推論到該劇本的所以失敗；常風先生的「活的中國」，以具體的事實證明了斯諾先生「對於中國新文學的演化欠明晰的認識」，同時更指出出所謂「研究近代中國藝術與文學的權威」的威爾士女士文章中的許多錯誤；孟實先生的「望舒詩稿」，從詩人的語言中察覺出詩人的世界，從詩人的文字上說明了詩人的風格。這三篇文章，態度同樣是嚴肅的，觀察同樣是仔細的，然而，在結論方面，除了常風先生所舉的具體事實不容我們否認外，周先生和孟實先生的文章，却似乎都還有可以商酌的地方。我們以為：第一，賽金花劇本之所以

難 怪 野 曲

難怪我沒有覺得
 春已到過人間，
 難怪我已看不見
 花朵的鮮艷，
 啊，原來春已深鎖在
 少女們的心田！

可不是嗎？
 你看——
 她們高突着的
 乳峯和下臀，
 都不是關鎖着
 春的發現？

失敗固然由於技巧的拙劣，但這拙劣却不是「劇本本身的內容不容易為觀衆接受」，乃是內容與形式沒有適當的配合。「配合的技巧」在劇作中是重要的，而「這配合的技巧的最高點」却也並不僅僅就是「藝術的技巧」。其次，戴望舒先生「所領會的世界」誠然是「單純的」，但這「單純」，恰恰說明了他的「視野」「窄狹」，「感覺」「太偏」，「生活」枯燥，却並不足以把他帶到「超過現在一般詩人」的地步，相反的，他的「理論」「不符他的實行」，造成了「他的文字的優美（？）」，正是暴露了「它掩護空虛的形跡」，而所謂「優美」的文字往往「流

於輕滑」或「太帶舊詩氣味」，尤其不能看做「小疵」，如我們前面所說。

通讀過「文學雜誌」創刊號的各篇之後，現在我們來總括一句：「文學雜誌」的「理想」，是完善的，而創刊號和那「理想」的境地却還存在着相當距離。技巧方面，因為「特約撰稿的都是文壇上成名的作家」，大都可說是熟練的；同時也因為「特約撰稿的都是文壇上成名的作家」，內容方面，便似乎現出了一點暮氣。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希望編者以後使它變得「比較少年」一些。

廿六年五月廿九日

一具瘦小的死屍 (續)

庚·棕

冬天來了，春天是不會遠的。時光老人很快地帶來了清朗的天氣，和暖的風，打開了小溪中久結的層冰，融化了幽陰處所的積雪，給活潑的小鳥換了付清脆的歌喉，給野花野草披了件翠綠的外衣，翠綠的外衣裏裝進了芬芳的香味。一切顯現着美麗，一切顯現着嬌媚，大地上充滿了溫存，快樂，生動，新鮮，又是孩子們底風——遠飛上騰的時節。

風，人形的，魚形的，蜈蚣形的……從孩子們底手裡，漸高，漸高，漸高，高到和碧空中水銀色的雲彩接了吻，孩子們底願心也跟着漸高，漸高，高到和碧空中水銀色的雲彩接了吻。這時候，放的人在樂，看別人放的人也在樂，誰也不會想到他們這羣孩子以外還有着一個孩子，春天裏却同樣的在過着冬天的日子。

這孩子以外的孩子，便是曾經給我唱過一樹桃的那瞎了眼睛的女乞兒。我們這次會見的地方，是天橋，在細雨過後的一個涼爽的下午。

她底衣服仍舊是襤褸的，她底體軀仍舊是短小的，然而她底臉色却由紫紅紅而變成了瘦黃。

「山上的樹兒山下的花，行路的人兒把花來誇，花開呀，它能有幾日紅？松樹兒高山常爲王……」

正像其他賣藝者，周圍站了那麼一羣人，人羣的中間，濕地上，坐着個瞎

華北的消息

五月十一日

▲新任甘省委兼主席賀耀祖抵西安。

安。

▲察主席劉汝明由平返察。

▲德王在嘉卜寺檢閱偽軍。

十二日

▲綏主席傅作義出巡綏北。

▲審計部長林雲陔由汴抵陝。

十三日

▲在豫東北軍將領由汴飛京。

▲史丹法尼蔣百里等由平飛并。

▲旅京晉人電省府請求救晉災。

十四日

▲駐青日領大憲及日艦天龍艦長

宇光先後赴濟。

▲賀耀祖由陝飛蘭。

十五日

▲內政部長蔣作賓由京出發視察

華北各省市。

▲長蘆鹽運使署及長蘆鹽務稽核

所兩機關改組就緒。

▲川陝公路客貨聯運正式實行。

十六日

▲綏蒙政會委員長沙王離平赴并

了眼睛的她提高了嗓門在歌唱。我明白現在她這也算是賣藝的了。然而，唱完了，人散了，她所得到的，除了一些哈哈的笑聲而外，却是別無所有。

我乘着人們散開的當兒，便蹲了身子下去，問到她：

「你底弟弟呢？」

「……」她臉上表示出一種驚疑的神色，沒做聲。我即刻明白了她始終不曾認識我，那問話未免有點唐突，便連忙向她補充道：

「先前你不是在街上討飯麼？跟你相隨的那個男孩子，他呢？」

「噢！他麼？他……他給汽車撞了，死了！」

「你自己怎麼也不到街上去了？」

「不了，再也不去了！我想就拿這土調子換點窩窩頭吃。再說，沒有了他我也摸不清路。」

「是的，他瞎了眼睛。」我提醒了自己一句，又看着她。她彷彿休息過了，準備再唱。

臨走，我從袋裏掏出來僅有的十七大枚，給了她，腦子裏反覆地咀嚼着那句話：

「我想就拿這土調子換點窩窩頭吃。」

之後，我一直沒有再去天橋，也一直沒有再看見她。於今，由春而夏，而秋，又是降冬了，在隆冬的拂曉的昏暗中，我自己底眼睛却給自己證明了這樣不願意承認而又不能不承認的事實：

——一具瘦小的死屍，孤零零地橫臥在荒涼的古道邊。衣衫是襤褸的，皮膚是青紫的，青紫的皮膚與襤褸的衣衫之上，保留着模糊不清的黑的血跡。

那，那確乎是想拿着土調子換點窩窩頭吃的她！

(完)

謁閣主任。

▲綏主席傅作義返綏垣。

▲孟祥博士由京抵平。

▲湯恩伯離汴返防。

▲劉桂堂匪部進擾熱西劉斌堡一帶，當經駐軍擊潰。

▲豫皖蘇三省軍整方案決定，劉峙等離京赴汴。

▲顧祝同電呈行政院請撥三十萬元救陝災。

▲綏省保安處宣布百靈廟，大廟五處為國防要地，遵令封鎖，禁止遊覽。

▲某方在多倫集大車四百，汽車百餘輛，擬運大量軍需於察北，並促匪偽西進。

▲高桂滋高雙成由綏德抵汴。

▲河北省各縣成立糾私分處。

▲湯恩伯等部組織京杭軍事參觀團。

▲馮玉祥離京赴泰安。

▲二十三日

▲華北日領會議在津正式舉行。

▲正太路井陘支線舉行通車禮。

▲二十四日

▲李服膺湯恩伯等齊集綏垣謁傅主席。

▲晉當局令各縣村一律舉行剷除漢奸及喚醒民衆大會。

▲二十五日

▲英大使許閣森由京抵平。

▲穆徵流等由滬飛鄭。

徵稿規約

- (一) 本刊歡迎外來稿件，以五千字為原則。
- (二)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之權。
- (三) 投稿人須將真實姓名，通信地址，註明稿端，以便通信。
- (四) 凡經本刊登載之文稿，每篇送酬稿費二元至三十元，詩稿另計。
- (五) 來稿不合時，如經投稿人預先聲明，附是郵票，可退還。
- (六) 來稿請寄北平西單順隆街十一號本社。

本刊定價

郵費在內郵票十足代價但以五分以下者為限

時間一期 數一國 內 國 外

全年 廿四期 一元二角

半年 十二期 五角

廣告價目

零售每册大洋五分

等次地位全而半而四分之一

特等 一頁 外函 三十元

上等 一頁 內函 二十四元

普通 一頁 內函 十二元

一、上列廣告費，以每行每字為單位。每行六字，每字十二行，每行七折。

二、廣告費，本報中，每行每字，如欲更換，須另議價。

現代評論壇

第二卷 第十八期

民國廿六年六月一日出版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編輯者 現代評論壇社

社址：北平西單順隆街十一號

發行者 現代評論壇社

印刷者 傅信印書局

地址：北平正通子街源房
電話：東局 三八二五

代售及代定處

| | |
|---------------|----------------|
| 北平 東安市場——岐山書店 | 大同 中華書局 |
| 西單大街 成文厚 | 長沙 金城圖書文具公司 |
| 後門大街——明記紙行 | 昆明 上海雜誌公司 |
| 侯寶書局 | 重慶 今日出版合作社(代訂) |
| 宣內大街 立達書局 | 北平書局(代訂) |
| 南京總代售 中央書局 | 成都 開明書店(代訂) |
| 上海總代售 上海雜誌公司 | 青島 華島書局 |
| 廣州總代售 上海雜誌公司 | 漢口 現代書局 |
| 天津總代售 知識書店 | 武昌 新生命書局 |
| 南昌 振興書店 南昌書局 | 無錫 從北大方派報社 |
| 太原 愛民書報社 社會書店 | 濟南 三晉書局 |
| 濟南 新新書店 | 廈門 開明書店 |
| 開封 上海雜誌公司 | 福州 新民書局 |
| 杭州 北新書局 | 鎮江 鎮江書店 |
| | 長安 西北書店 |

本報已呈請政府機關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為新聞紙類

平綏鐵路客車時刻表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實行

| * 08次 平包特 別通車 | 十 1次 平包 快車 | △ 21次 平包 快車 | 71次 豐張 區間車 | 72次 張同 區間車 | 73次 同綏 區間車 | 77次 綏包 區間車 | 站名 | 豐台 至 各站公里 | 304次 平包特 別通車 | * 十 2次 平包 快車 | △ 22次 平包 快車 | 72次 豐張 區間車 | 74次 張同 區間車 | 75次 同綏 區間車 | 19次 綏包 區間車 |
|---------------------|---------------------|----------------------|------------------|------------------|------------------|------------------|-----|-----------------|--------------------|-----------------------|----------------------|------------------|------------------|------------------|------------------|
| 18.10 | 9.00 | 7.00 | | | | | 豐台 | | 7.26 | 17.02 | 22.49 | | | | |
| | | | 11.10 | | | | 西直門 | 14.88 | 6.50 | 16.25 | 22.17 | 15.67 | | | |
| 18.48 | 9.50 | 7.38 | 12.12 | | | | 清華園 | 30.21 | 6.83 | 16.11 | | 15.18 | | | |
| 19.58 | 11.09 | 8.39 | 13.54 | | | | 南口 | 54.96 | 5.93 | 15.23 | 21.16 | 13.46 | | | |
| 21.18 | 12.34 | 9.54 | 15.10 | | | | 青龍橋 | 72.96 | 4.30 | 14.12 | 20.11 | 12.25 | | | |
| 21.52 | 13.22 | 10.35 | 16.05 | | | | 高莊 | 84.80 | 3.45 | 13.30 | 19.29 | 11.35 | | | |
| 22.39 | 14.11 | 11.28 | 17.05 | | | | 沙城 | 118.92 | 2.52 | 12.30 | 18.34 | 10.02 | | | |
| 22.52 | 14.24 | | 17.25 | | | | 新保安 | 127.81 | 2.39 | 12.16 | | 9.41 | | | |
| 23.15 | 14.46 | 11.54 | 17.55 | | | | 下花園 | 143.80 | 2.17 | 11.53 | 18.01 | 9.07 | | | |
| 23.58 | 15.29 | 12.39 | 18.48 | | | | 宣化 | 168.97 | 1.38 | 11.10 | 17.22 | 8.04 | | | |
| 0.58 | 16.36 | 13.22 | 19.49 | 8.50 | | | 張家口 | 201.20 | 0.50 | 10.13 | 16.35 | 6.50 | 18.34 | | |
| 2.04 | 17.47 | | | 11.01 | | | 柴溝堡 | 248.82 | 23.32 | 8.51 | | | 16.42 | | |
| 4.04 | 19.02 | | | 14.24 | | | 沙城 | 326.56 | 21.45 | 6.53 | | | 13.08 | | |
| 6.31 | 21.24 | | | 16.36 | 8.00 | | 大同 | 368.15 | 20.28 | 5.28 | | | 10.40 | 18.56 | |
| 6.38 | 22.35 | | | | 9.54 | | 豐台 | 428.01 | 19.15 | 4.00 | | | | 17.28 | |
| 8.38 | 0.46 | | | | 18.02 | | 集寧 | 510.23 | 17.28 | 1.42 | | | | 14.19 | |
| 10.12 | 2.25 | | | | 15.40 | | 卓資山 | 575.59 | 15.51 | 23.52 | | | | 11.27 | |
| 12.34 | 4.49 | | | | 18.56 | 8.00 | 綏遠城 | 668.38 | 13.32 | 21.31 | | | | 7.30 | 17.40 |
| 15.01 | 7.15 | | | | 12.19 | | 偏坡 | 772.16 | 10.57 | 18.50 | | | | | 13.47 |
| 15.57 | 8.18 | | | | 13.47 | | 包頭 | 816.23 | 10.00 | 17.45 | | | | | 11.04 |

303及304次聯接平通車301及302

及平浦通車3.5及306次

豐台門頭溝間

大同口泉間

| 83次 豐台 區間車 | 81次 豐台 區間車 | 站名 | 西直門 至 各站公里 | 82次 豐台 區間車 | 84次 豐台 區間車 | 93次 大同 區間車 | 91次 大同 區間車 | 站名 | 大同 至 各站公里 | 92次 大同 區間車 | 94次 大同 區間車 |
|------------------|------------------|-----|------------------|------------------|------------------|------------------|------------------|----|-----------------|------------------|------------------|
| 14.30 | 7.00 | 豐台 | 14.88 | 23.26 | 20.50 | | | | | | |
| 15.30 | 8.10 | 西直門 | | 12.47 | 20.10 | | | | | | |
| 17.04 | 9.50 | 門頭溝 | 25.96 | 10.45 | 18.10 | | | | | | |
| | | | | | | 93次 大同 區間車 | 91次 大同 區間車 | 大同 | | 92次 大同 區間車 | 94次 大同 區間車 |
| | | | | | | 15.20 | 7.45 | 大同 | | 11.05 | 13.40 |
| | | | | | | 16.35 | 9.00 | 口泉 | 19.81 | 10.00 | 17.35 |

* 飯車及頭二三等臥車

† 飯車及頭等臥車

△ 飯車

每冊零售國幣五分